

[美] 约翰·兰德

JON LAND

THE DOOMSDAY SPIRAL

末日盘旋

浙江文艺出版社



I712.45

末日盘旋

[美]约翰·兰德著 彭晓丰、林 钧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 靳 斌
特约编辑 小 杭

Jon Land
The POOM SPAY SPIRAL

据1983 Zebra Books 译出

末 日 盘 旋

〔美〕约翰·兰德著 彭晓丰 林 钧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3 插页2 字数300000 印数300001—100000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087-1/1·85 定 价：2.80元

内 容 提 要

国际恐怖组织“黑九月”的头目萨拉米经过10年时间的精心策划，制定了一个给美国以毁灭性打击的“撒旦命令”行动计划。若该计划成功，两个月后，仅175名特工就可使美国半数以上的人死亡，国家瘫痪。

美国中央情报局偶然获悉这一阴谋，紧急聘请世界一流间谍、刺客阿拉巴斯特协助挫败这一计划。阿拉巴斯特出生入死，多次躲过了恐怖分子的追杀和中央情报局内部叛徒的暗害，忍受着妻子被杀、儿子被绑架的巨大痛苦，与“红王子”萨拉米及世界第一杀手“屠夫”沙偏进行了殊死搏斗……

DQ 16/20

序 幕

《纽约时报》1979年1月23日星期二

慕尼黑事件的策划者在贝鲁特被刺。

贝鲁特，1月22日讯

黑九月领导人，1972年在慕尼黑袭击以色列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策划者今天在这里的一次定时炸弹爆炸事件中丧生。

四名保镖和五个过路人同时被炸死。另有一些人受伤。

黑九月新闻发布官瓦法谴责了以色列情报机构的这次行动。死者是黑九月游击组织的情报头目，今年38岁的阿里·哈桑·萨拉米，又名阿布·哈桑。发布官指出，这次爆炸是运用预先放置在阿布·哈桑住所不远的汽车上的遥控炸弹，在其驾车经过时突然起爆。

以色列暗杀名单上的头号对象

阿布·哈桑是以色列要干掉的头号人物。据以色列人声称，作为黑九月游击队的首脑，他直接策划了打死11名以色列奥林匹克运动员的事件……

黑九月发誓要进行报复，严惩凶手。

《纽约时报》1979年1月24日星期三

以色列官方对萨拉米之死表示沉默，人民则振奋欢呼。

特拉维夫 1月23日讯

这里的报纸和电台对昨天发生在贝鲁特的暗杀萨拉米一事反应热烈。此人又名阿布·哈桑，被认为是1972年以色列运动员被杀事件的元凶。

耶路撒冷官方发言人拒绝对阿拉伯人昨天向以色列提出的指控一事发表意见……

据说，萨拉米早就知道自己被列入以色列的暗杀名单，而且排在首位。为此，他经常变换住处，更换车辆和保镖。

在慕尼黑事件之后，欧洲的一些黑九月游击队员，包括一些与此事有牵连者，相继被追踪暗杀。一般都是被遥控炸弹炸死——萨拉米在贝鲁特亦死于这种方式。以色列方面从未对这些死亡承担责任。

第一部



在开罗，1982年的一天。一个高个子男人迈着平稳的步子走在埃及古城遗址中心的贸易市场上。他走得从容坚定。路上的尘土被正午的骄阳烤炙得又干又烫，在他有力的脚步下发出噼啪的爆裂声。汗水已经浸湿了他的眉毛，但他不敢擦拭，因为那样一来，涂在脸上的深棕色颜料就会随之脱落。

他双手垂在体侧，随着步子有节奏地前后摆动。他身着白色的紧身上衣和便帽，混在人群中毫不起眼。整个市场嘈杂拥挤，街两旁都是售货摊。那些嬉皮笑脸的小贩们的吆喝声不时压倒乱七八糟的喧闹。

“真正的埃及货！”“今天贱卖！……今天贱卖！……”

但这个高个男人所感兴趣的完全是另一种货物。14个孩子不久前被谋杀了，他到此是为了寻找那些杀人害命的刽子手……无论如何他要做到这一点。

在嘈杂和有规律的尖厉喊声中，身后突然传来一种异样的声响。他心头猛地一紧，全身立即本能地进入了防备偷袭的状态。可这次他错了，没人向他袭击，而是一个男孩骑着车从他身边擦过。男孩光着脚，头上还顶了一大盘圆面包。

他重新恢复了常态，但心中却有隐隐的内疚感。几秒钟之内，一个无辜的孩子差点在他手里丧生。多亏这霎时间的迟疑。他顿时思绪万千，忘却了身处的现实，追怀起绵绵往事。

他曾经经过多少条这样的街道？他曾使用不同的化名进入过多少个国家？他曾经手刃过多少生灵？

这些问题使这高个男子感到茫然，他一直被这种感觉困扰着。两年来，他希望一切都能恢复平静。他那并非天生的冷漠心态至今仍未改变，现在该是改变它的时候了。

事实上，使他在26个月之前，结束特工生活的事件有一大串，而有一件事却时常搅扰他的记忆。

以色列的某聚居区发生了一次爆炸事件，3人死亡，12人受伤。他根据一名黑九月俘虏的线索找到了耶路撒冷的一家低级旅馆。他踢开了门，持枪直冲上六楼，在一间散发着尿臭的房间的角落里，椅子上坐着一个看上去只有十三、四岁的男孩，窗户透进的光线勾出他脸部的模糊轮廓。

“我正在等你，阿拉巴斯特。”男孩说。

高个子男人审视了一下男孩黧黑的面孔和滑到了前额的黑色鬈发，扳机上的手指迟迟未能勾动。

“你还等什么？”男孩催促着。

阿拉巴斯特无法回答，他心中象有什么正在破碎，也许早就破碎了。手中的枪忽然变得沉重而又累赘。

“别想审讯我，我什么也不会告诉你。”男孩坚定地说，“你可以用尽你的酷刑折磨我，但我决不会开口，决不！”

“我不是来向你提问的。”

“当然不是，了不起的阿拉巴斯特，优秀的猎手决不发问，他们只管屠杀。”男孩站起身，指着已被汗水浸透的衬衣中间说：“我已经准备好了，上前来，开枪吧！为那些犹太佬复仇吧！朝这儿打，朝心口上打！”男孩的身体在颤抖，

“我的生命无足轻重，可你杀不死所有的人，会有更多的爆

炸，更多的犹太佬会死去。”阿拉巴斯特仍然不动，男孩又捂着自己的胸口颤抖地说，“来呀，为什么还浪费你的时间？”

“我不想杀死你。”以色列人说着垂下了他那勃朗宁自动手枪，“走吧，回到你的人中间去。”

“不！”

“我已经饶了你，在我没有改变主意之前赶快离开吧。”

“我要你改变主意，我要你此时此刻就杀了我。”

阿拉巴斯特打量起眼前这个少年，这孩子已被他所献身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妖魔。“想当个殉道者，你活得可还不够长。”

“我生来就是为成为殉道者。我们的人民生来就都是殉道者，这得感谢你们。我要让你杀了我！我要！”

他大笑著冲了过来，等待着眼前的枪口中喷发出的火花。阿拉巴斯特向后躲过了这一冲击，反手扭住男孩，把他的脸压向地板。男孩哭喊着又一次冲上来。这一次阿拉巴斯特收起双肩，站在当中，借他的冲力顺势一推，男孩踉跄摔出。男孩再一次爬起来时，已是气喘吁吁，站立不稳了。

“现在你该走了，回家吧。”阿拉巴斯特说。

“不！”

随着一声绝望的嚎叫，孩子起身奔向窗口。阿拉巴斯特急步上前想阻止他，可已经晚了。玻璃撞碎了，一声尖厉恐怖的长啸湮没在躯体与水泥地的撞击声中。人行道上顿时鲜血淋漓。

阿拉巴斯特感到一种莫名的难受。

这情景在过去的两年里一直缠绕着他。

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此后阿拉巴斯特只是偶尔下了两次杀手。最后他终于决定

退出特工组织。但是这种逃避还是没能使他解脱，他总是感到身后有一股力在压迫着他，一双眼睛在凝视着他。他可以放弃仇恨，却无法抛开对世界的关注，这正是症结所在。

当恐怖分子的炸弹在特拉维夫的小学校车里爆炸，14名儿童当场毙命的消息传来时，阿拉巴斯特感到这该是他重过特工生涯的时候了。他从贝鲁特的耳目那里获悉，策划此事的是阿拉伯恐怖分子阿巴德·萨利姆。另一个叫马莱比的眼线提供消息说，萨利姆此刻就藏身于开罗。阿拉巴斯特知道，马莱比的情报一向并不那么准确。

穿过熙攘的市场，阿拉巴斯特瞄了一眼约会地点。他一面转身走进右侧的小弄，一面用那双锐利的眼睛扫视着周围。前面是一片阴影，阿拉巴斯特抿了抿嘴唇，缓缓踱入阴影之中，这里光线马上暗淡起来。

他让目光稍稍适应了一下光线，随即看到一个穿着白上衣，戴着黑头巾和太阳镜的埃及人站在面前。他身边还有两个戴白头巾，穿着过时的黄罩衫的家伙。阿拉巴斯特并不认为这些人的出现和他要干的事情有什么关系。

“你就是阿拉巴斯特？”埃及人开口道，一边挪动着太阳镜打量起眼前的人。

阿拉巴斯特走到离他们一码光景的地方问道：“这么说你是马莱比了？”

“愿意为你效劳。”埃及人微微一点头。

“看来我安排的这次会面太顺利了！”

埃及人一笑说：“听说你阿拉巴斯特想知道些什么事。我要是想得点便宜，就得多卖卖关子。”

“看来我的名字你挺熟悉。”

“当然，我的意思是指化名，我对它一直很有兴趣。你为

什么选这么个名字？”

“现在该提问的是我，马莱比。阿巴德·萨利姆在哪儿？”

“萨利姆……我好象听说过这个人。”

“他是黑九月的头目，而你也在这组织里干过不小的差事。我想是这样吧？”

马莱比耸耸肩：“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阿拉巴斯特，我和过去的朋友早就不来往了。”

“噢？这么说你最近并没住在黎巴嫩？”

“没有。”

“这可怪了，有人看见你3天前离开那里的一家旅馆，和你一起的还有不少你过去的朋友。”

“我已经有近一年没去过贝鲁特了。”

“谁说过那旅馆在贝鲁特了？”

埃及人那张黑脸猛然一白：“反正我没法帮你找到萨利姆，我甚至记不起他长什么样。已经太久了。只是这名字还有点模糊的印象。”马莱比把太阳镜插入上衣口袋。他的英语说得极棒，只是稍稍有点当地口音。

“那么让我帮你恢复记忆吧！”阿拉巴斯特毫不客气地说，“1970年，亚瑟创立被称为特别行动组织的黑九月。这个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在全球进行恐怖活动，以引起世人对它所属的那个阵线的关注。阿巴德·萨利姆就成了黑九月最初的领导人。当然，最近我知道他失势了。”阿拉巴斯特把目光从马莱比移到了两个保镖身上，他们就要动手了。

“在我所处的圈子里，你一直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马莱比冷冷地说，“一个不要金钱的赌徒，一个善于化装的老手，一个连莫萨特最高机构也说不清楚确切身份的奇人，一个机警的……从你两年前突然失踪之后，我从老朋友那里听到许

多好消息，你退隐的日子对他们确实是吉日良辰。”

“抱歉的是我怕要败了他们的雅兴。”

“他们知道你会再度出山的。不过我觉得你选错了时候。你的眼线都不灵了。我听说过萨利姆，但似乎从没见过他，更不知道他现在何处。”

“一星期前他在特拉维夫杀死了14个孩子，还有20多人受伤。”

“你指的是那次爆炸。不管你信不信，我对这种事表示厌恶。”马莱比的一声长叹有点弄巧成拙，“相信我，如果我知道，我会告诉你的。”

“你的态度对我毫无意义。我要的是确切的情报。”

“我无能为力。”

“我想你还是试试为好。”

“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阿拉巴斯特慢慢点点头，一丝笑影滑过他的唇边：“以色列正风传着一个谣言，说你一直是莫萨特的间谍。万一你那些‘朋友’听到这些，对你怕不会有好处。如果你和我合作，我保证传不到他们那儿。”

“我有什么理由要相信你呢？”

“你没有别的选择。”

“哼！”马莱比瞥了一眼身边的保镖，他们站着没动。

“你在讲一个动听的故事，此外什么也不是。”

“可动听的故事里有人在死亡，马莱比，很惨痛的死亡，象特拉维夫的孩子一样，他们在坟墓里哭喊，乞求严惩那些策划谋杀的凶手。我听得到这哭喊，听得这样真切，无法入睡，这就是我重新出山的原因。马莱比，你可以使我的工作容易些，你必须告诉我在哪里能找到萨利姆。”

“那么你拿什么作为回报呢？”

“我让你活命。”

埃及人愤怒了，他退后一步，躲在两个保镖的身后说：“你杀了多少我们巴勒斯坦人？你幕后策划了多少阴谋？你想单枪匹马把我们统统干掉？可你在暗杀可爱的阿布·哈桑时却犯下了致命的错误。我们怕你，但也恨上了你。一笔重金在悬赏你的人头。你躲了一段时间，但不出我们所料你又回来了。虽然我知道杀死你是要付出代价的，但得到这样一笔重赏还是件愉快的事。祝你升天愉快，犹太佬！”

这些话意在分散阿拉巴斯特的注意力，把他复仇的目光牵引到马莱比身上，使两个保镖可以从容动手，从情势上看，阿拉巴斯特几乎没有还手的余地。

其实不然。

当左边的小个子保镖伸手掏枪时，阿拉巴斯特一步跨到了马莱比身后，旋即一个左转，右脚一撑，右拳打向那个持枪的保镖。小个子的鼻梁骨立刻响起咔嚓声，血从鼻孔里喷然而出。随着他双手捂住面孔，枪也早已掉到地下。

几乎在同一时刻，阿拉巴斯特的左肘捣向高个保镖的太阳穴。这时那家伙正向后退，这一击没能打中要害。阿拉巴斯特顺势再上，突然发现高个子手里多了一把长刀，刀锋在小弄堂的微光中熠熠闪烁。武器显然使这家伙增强了信心，他笑着逼了上来。阿拉巴斯特没去看他的对手，他知道此刻稍一分心就会铸成大错。他环视着周围，并不专盯着某一个人。

当长刀向阿拉巴斯特的腹部刺来时，阿拉巴斯特迅速一转，避过刀锋，随手抓住保镖的手腕，向相反的方向用力一扭，右手再借力向前一送，高个子保镖身子随之向前冲出，摔在五米外的硬地上。没等他爬起来，阿拉巴斯特已经几脚踢在

他的头上，这家伙长长喘了口气，合眼不动了。

这时，那个被打得迷迷糊糊的小个子保镖正在地上胡乱地摸索着那支跌落的枪。就在他手已经摸到枪身时，阿拉巴斯特一脚把枪踢飞了。小个子爬了几步想站起来，但他来不及，阿拉巴斯特抓住他的下巴，把他拎离地面，又摔在弄堂的尘土中，这次他摔得人事不醒，只有打烂的鼻子里还有血在流着。

马莱比见势不妙，想往弄堂口跑去，但就在此时，阿拉巴斯特已站在他身前，挡住了出路。

“饶命……饶命……”马莱比的求饶声象蚊子叫一般。

阿拉巴斯特毫不费力地提起马莱比，抓紧他的衣领在石墙上撞了几下，这家伙顿时瘫了。

“想让我饶命？在这一切发生之后，你还能这样想？”

埃及人吓得浑身颤抖，呼吸急促地说：“如果我告诉你想知道的事，你仍要杀我吗？”

“如果你不说，我当然要杀你。”

“我请你给我一个更明确的保证。”

“别作梦了！”阿拉巴斯特双手在马莱比的颈部一紧，用他的衬衣勒住他的气管，然后开始加力。马莱比的脸色顿时变成了猪肝色，然后又渐渐转白。“现在告诉我萨利姆在哪，否则就没机会了。”

埃及人费力地咽了一口气，挣扎着说：“海法……海法……”